

丽日抒怀

天边不远,就在敕勒川的风里

●纪彩凤

第一次听见“敕勒川”三个字,是在中学课本里那首北朝民歌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时总觉得这是极遥远的天边景象,是地图上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诗意图号。直到车轮碾过呼和浩特城外的柏油路,眼前突然铺开无边无际的绿,才恍然惊觉——天边,原来就在眼前。

草色里的时光褶皱

敕勒川的清晨是被露水叫醒的。六点到,草原上的风还带着夜的凉,蹲下来能看见草叶尖挂着的水珠,每一颗都裹着一小片蓝天,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装星星的匣子。远处的蒙古包冒着淡青色的烟,牧民的马蹄声踏碎了草甸的寂静,恍惚间竟分不清,这是现代牧场的日常,还是千年前敕勒人游牧的晨景。

沿着木栈道往深处走,草色渐渐浓起来。七月的敕勒川,草能长到齐腰深,蒲公英的白绒球在风里滚,马兰花开得泼辣,紫蓝色的花瓣像撒了一地的星星。最妙的是风过时,整片草原会掀起绿色的波浪,浪尖上浮动着一朵朵白色的羊群,像谁在绿丝绒上撒了把珍珠。这时候才懂“风吹草低见牛羊”不是夸

张,当风掀起草浪的瞬间,那些埋头吃草的牛羊突然从绿海里冒出来,又在下一阵风里隐去,像大地在眨眼睛。

同行的老牧民说,这片草原的草有记性。他指着一处地势稍高的土坡,那里的草长得格外茂,草根下埋着北魏时期的陶片。“以前这里是古战场,也是古道,多少人骑着马从这里过,草籽跟着马蹄走,就把故事带到了四面八方。”他弯腰拔起一棵草,根须上还沾着褐色的泥土,“你看这草,一岁一枯荣,可底下的土,记着千百年的事呢。”

炊烟里的文明密码

正午的阳光把草原晒得暖洋洋的,蒙古包里飘出奶茶的香。女主人端来铜壶,砖茶的醇厚混着鲜奶的甘甜在舌尖散开,配着刚炸好的奶皮子,酥香里带着阳光的味道。她笑着说:“现在的蒙古包有电灯有网络,但奶茶还得用传统法子煮,少了那把火,就少了魂。”

帐篷外,几个孩子在学勒勒车的制作。老师傅拿着凿子,在松木上凿出精巧的榫卯,不用一根钉子,就能把车架拼得结实。“这手艺是祖上传的,以前勒勒车是草原上的‘活房子’,现在不怎么用了,但孩子们得知道,他们的爷

爷是怎么坐着车,跟着水草走了一辈子。”孩子们学得认真,木屑落在草地上,很快就被风卷走,像给草原留了串细碎脚印。

最让人动心的是傍晚的祭敖包。夕阳把敖包山染成金黄色,石块堆成的敖包上挂满了蓝白红绿黄的经幡,在风里哗啦啦地响。牧民们捧着石块,顺时针绕着敖包走三圈,把石头轻轻放在顶上,再合十许愿。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把自己折的纸鹤也系在了经幡上,红色的纸鹤在五色经幡间摇晃,像在跟古老的信仰悄悄对话。

老牧民说,敖包是草原的肚脐眼,连着天地的气。“以前没有路的时候,敖包就是路标;现在路修到了家门口,敖包就成了念想。”他望着远处的风力发电机,巨大的叶片在夕阳里转着,“你看,老的新的,都在这片天上转呢。”

星光下的心灵牧场

夜幕降临时,草原突然变得很低。星星一颗接一颗地亮起来,先是最亮的启明星,然后是银河,像谁在黑丝绒上泼了把银粉,密密麻麻的,连成片,压得很低,仿佛伸手就能摘到。远处的篝火燃起来,马头琴的调子在夜色里荡开,苍凉又温柔,像草原在轻轻吟歌。

读懂额尔古纳

●杜明燕

我心中的额尔古纳,是一本厚重的书,每一页都流淌着岁月的故事。当晨雾漫过额尔古纳河的水面,我总爱蹲在岸边看阳光碎成金箔,随水流淌进掌心——这捧着“奉献”之意的河水,分明是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脐带,滋养着森林与草原的每一道褶皱。记得第一次在山冈上眺望那郁郁葱葱的木本湿地,巨大的“马蹄坑”仿佛是镶嵌在大地上的印记;在湿地栈道行走时,脚下的泥炭层发出湿润的声响,像极了心跳声,而远处驯鹿颈间的铜铃叮咚,与鸿雁的长鸣交织成歌,那一刻我忽然懂了,额尔古纳从来不是地理课本上的符号,而是立体的史诗。

当我读到翦伯赞先生所说的“比草原文明更古老的必然是森林文明”时,指尖划过《唐书》中“室韦”二字,墨痕仿佛洒开的千年前的炊烟;顺着《蒙古秘史》中的记载,寻找一个叫“额尔古涅·昆”的地方。去年在黑山头古城遗址,我蹲下身拾起一块带釉的陶片,想象着拙赤·哈萨尔的营地曾如何火光通明;界河游船驶过“黄金镶边”的支流时,导游指着河湾说:“这是著名的黄金沟,当年淘金工就在那里用桦树皮筛淘金。”风吹过岸柳,仿佛在诉说历史故事,拓跋鲜卑南迁时的猎猎风尘,鄂温克族猎人背着鹿茸走过木桥,生产建设兵团的马车碾过冻土,俄罗斯族的手风琴在木刻楞里响起……这些褶皱里的故事,比任何史书都更鲜活。

读《敖拉·昌兴巡边记》时,我总在深夜合上书,走到阳台眺望——想象公元1851年(清咸丰元年)那支96人的队伍,如何在陡峭如墙壁的岩壁间跋涉102天,完成了对额尔古纳河、格尔必奇河、黑龙江沿岸、兴安岭、乌第河河源等的巡查任务。直到听到一位达斡尔族老人演唱那部史诗,“顺额尔古纳河漂流,遇到的事情多,挑选一两件,讲给诸位听听吧。两岸的岩石响,像墙壁一样陡峭;两侧的树木响,像哈迪(柳条渔网)一样

茂密;叫蟒蛇精的峭壁响,下面有非常可怕的水滴;叫玛琳的石峰响,是非常高耸的山峰……”他布满皱纹的手抚过琴弦,唱到“立界碑处青草年年绿”时,我突然感同身受额尔古纳河的险峻与美丽,更读懂了额尔古纳河的庄严。

“千年流淌的额尔古纳河哟,你悄悄地说些什么……”当歌曲《额尔古纳河》的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我仿佛听到了额尔古纳河在诉说着过去。它流过辽阔的草原,听过蒙古族牧民迁徙的长调;流过郁郁葱葱的森林,见过鄂温克族猎人艰难的跋涉。此时,我总会想起在使鹿部落的鄂温克姑娘,她牵着驯鹿走过松林,手上的红色“考考乐”(手套)在阳光下

下跳跃,就像歌里唱的“传情的秋波”。而“奔腾不息的额尔古纳河哟,你轻轻地说些什么,谁的今天,谁的欢乐”,又让我感受到了它如今的喜悦。一位老人说,额尔古纳河水依然记得每个迁徙的脚印。

三

我特意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精装版,并找到迟子建老师签名,翻开书页仿佛能闻到松脂、驯鹿的气息。记得读到“乌力楞”在河畔迁徙时,我正站在敖鲁古雅的驯鹿部落,看一位非遗传承人用桦树皮制作工艺品,他说:“我们的祖先从贝加尔湖来到这里,是额尔古纳河教会我们与大自然共处。”就像迟子建老师笔



流淌不息的额尔古纳河

(额尔古纳市文旅局提供)

灯下漫笔

白露

●李雨佳

白露,结束了暑天的闷热,天气渐凉,秋色渐深。植物挂上了露珠,落叶满地,秋意浓郁,自有一番轻盈明亮。“仿佛人间被裹进一滴玲珑剔透的秋露之中,一切都显得那样清白明净,晶莹剔透。”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是这样描述的:“水土湿气凝而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露露之,而气始寒也。”在二十四节气中,只有白露,形意皆美,寥寥二字,写尽了寒生凝露,露凝而白的凉意。

时至白露,寒气增长,冷空气转守为攻,白天有太阳时尚有余热,但傍晚后,气温便很快下降,昼夜温差逐渐拉大。风清气爽,秋心澄澈,青草琴台,露水摆宴,白露,带着一身诗意走进了。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诗经·秦风·蒹葭》中的名句,以白露起兴,营造出一种朦胧、凄清的氛围,那水边的伊人,仿佛可望而不可及。“相思黄

叶落,白露湿青苔”,李白笔下的白露时节,相思是秋日里的片片黄叶,黄叶落不尽,相思亦迢迢不尽。相思泪化为白露,打湿了门外的青苔。“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描写白露时节的夜晚,清辉洒满大地,望月思乡,表达了诗人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宋代仲殊《南柯子·忆旧》中写道“白露收残月,清风散晓霞。”残月西坠,白露湿衣,拂晓的凉风慢慢吹散朝霞。秋月如钩,秋风微凉,秋露如玉,一幅早秋图景跃然纸上。“白露横江,水光接天。”这是苏轼《赤壁赋》中的一句,描绘了白露时节江面上的壮丽景象。白茫茫的水汽,仿佛一层薄纱,笼罩着整个江面,给人一种朦胧而神秘的美感。

中国古代以五天为一候,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羞。”因鸟类对气候变化甚是敏感,白露之际,天气转凉,为躲避接下来的寒冷,鸿雁列队从北方飞走,燕子也集体向南迁徙,群鸟开始贮

藏过冬的粮食。中国民间在白露节气有“收清露”的习俗,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记载:“秋露繁时,以盘收取,煎如饴,令人延年不饥。”

我国一些地区还有饮白露茶的习俗。俗话说:“春茶苦,夏茶涩,要喝茶,秋白露。”与春茶的娇嫩,不经泡不同,也与夏茶的干涩、味苦有别,白露茶尽显一种醇厚与沉稳。

在湖南资兴、江苏等地,白露时节家家户户都会酿造白露米酒。这种米酒以糯米、高粱等五谷为原料,经过精心酿制而成,具有温中含热、略带甜味的特点。

“白露白茫茫,谷子满田黄。”白露前后,恰是水稻成熟收割之际,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收割时节,放眼望去稻浪随风翻滚,稻米香味四溢,稻穗颗粒饱满,成片成片的金黄色稻穗交织出一幅美丽的田园画卷。农民伯伯们趁着晴朗天气,抢抓农时,采用机械化作业的方式收割稻谷,欢声笑语荡漾在希望的田野上,预示着

篝火旁,来自上海的摄影师正对着星空拍照。“在城里十几年,从没见过这么多星星。”他举着相机,镜头里的银河清晰得能看见星云的纹路,“昨天拍蒙古包,发现帐篷的天窗正对着北极星,老牧民说,这是祖先的智慧,晚上抬头就知道方向。”

我躺在草地上,草叶蹭着脸颊,带着泥土的腥气。风里有远处羊群的咩叫,有发电机的轻响,还有马头琴的余韵。突然明白,所谓天边,从来不是地理上的远方,而是心里的一块净土——当城市的喧嚣被草原的风过滤掉,当浮躁的心被星光抚平,那些平日里想不通的事,像被露水打湿的尘埃,悄悄落定。

凌晨离开时,草原还浸在梦里。车窗外,第一缕阳光正吻上敖包的顶,经幡在晨光里舒展,远处的风力发电机转得从容。突然想起老牧民的话:“草原的好,不是因为它远,是因为它真。”

原来天边从不在别处,它藏在敕勒川的草色里,在奶茶的香气里,在经幡的飘动里,在每一个愿意慢下来,听风、看云、等星星的人心里。当你站在这片草原上,会突然懂得,最辽阔的远方,其实就在脚下的土地上,在眼前的生活里。

塞外文苑

呼和浩特大黑河

●高培莹

从敕勒歌的穹庐下
蜿蜒飘逸出
从王昭君的琵琶里
淙淙流淌出
从阿拉坦汗的铁骑中
隆隆奔腾出——
两岸世世代代的神奇传说、绿色故事
用颤栗之心感激之情
尽情地吮吸着那奔流不息的生命
源泉——呼和浩特大黑河。

究竟是哪一天
你
突然之间苍老了一副
老态龙钟的模样——
浑身上下都是
层层叠叠纵横交错的皱纹
眼角勉强强才能
挤出几滴浑浊不清的老泪……
可是你耐读的河床
依旧清晰可辨地写满了
青春的涛声
浩淼的烟波
翔集的沙鸥
游泳的锦鳞……

岸边一头老黄牛
悲伤地咀嚼着干燥的黄昏
咀嚼着苦涩的残梦
咀嚼着往日的情愫——
呵,呼和浩特大黑河
你是一条令人心酸的老人河吗?

不!
你没有衰老
新的时代你已经返老还童
重现了青春的涛声
和河岸两边的绿树成荫
如今的大黑河
水面波光粼粼
河面闪烁着细腻的波纹
如同一条洁白的哈达
飘然挂在青城的颈项
像是用银丝织成的轻绸
在轻轻地吟唱着
呼和浩特美丽欢乐的歌……

秋来了

●郝雄宇

柳丝已然泛黄
枫林更是艳红
蛇紫嫣红
缤纷无疆
好一个多彩的世界
啊,那可是
秋来了

云淡天高
长空寂寥
望断南飞的群雁
一列列,一行行
歌儿那样忧伤
述说着动听的不了情缘
啊,那可是
秋来了

枯萎的小草伏在地上
风儿掠过
几多苍凉
太多的遐思
剪不断的怅惘
啊,那可是
秋来了

然而
君可见
群山依然巍峨
松涛益发雄壮
纵横的阡陌
正流过欢腾的江河
丰收的锣鼓
咏唱着火一样的希望
孕育了春天的生命
呼唤着未来的梦想
啊,那可是
金灿灿的
沉甸甸的
秋来了

下写的那样,“河流永远记得自己从哪里来。”

去年秋天,我在界河游船拍下一张照片,河心滩的白桦林被秋霜染成金黄,左岸俄罗斯的村落升起炊烟,右岸中国的马群踏碎夕阳。那一刻忽然明白,额尔古纳的魅力从来不止于风景——它是母亲河,是界碑,是文化基因的密码,更是每个读懂它的人心中,那片永不褪色的精神原乡。

当暮色漫过河岸,我听见河水在低语,所谓“读懂”,从来不是揭开谜底,而是在浪花与星辰的对话中,看见自己血脉里流淌的永恒。每当我想起它,心中就充满了敬畏与感动,它就像一条流动的生命线,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来。
(据《内蒙古日报》)

今年又是一年丰收季。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走进果园,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像一个个害羞的小姑娘,红着脸躲藏在绿叶之间。摘下一个,咬上一口,那清脆的口感和香甜的汁液瞬间在口中四溢开来,化作一股暖流,直抵心田,让人陶醉其中。旁边的梨子也不甘示弱,金黄的外表皮散发着诱人的光泽,咬下去,汁水充盈,清甜可口,仿佛将整个秋天的甜蜜都汇聚在了一起。葡萄架下,串串紫晶摇曳,如梦幻的珠帘,垂挂在岁月门楣。葡萄饱满多汁,甜腻在舌尖舞蹈,那是大自然酿造的琼浆玉液。

白露,是叶尖轻颤的晶莹露珠,是洒满大地的皎洁月光,是田间泛起的层层金浪,是扑面而来的丹桂飘香。白露至,秋渐深,风渐冷。人间浩荡,世路渺远,且把岁月当作一场向美的修行,惟愿心如秋露般,清透纯净,生活如秋阳般,低调丰实。